

玉川子詩集

玉川子詩集卷四

仁和孫之驥補注

歎昨日三首

彈雅云古人詩勉人行素未嘗不以日月迅駛爲言
至虛全歎昨日云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力西向
漫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肯白忤則又以不得
行道爲歎非止欲行樂而已

昨日之日不可追今日之日須臾期如此如此復如此壯
心死盡生髮絲秋風落葉客腸斷不辦斗酒開愁若賢名
聖行甚辛苦周公孔子徒自欺

一作骨打名
揚世爾爲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李白詩乘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釋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備新婆沙論曰百二十刹那成一世刹那六十世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刹那翻爲一瞬六十刹那翻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駘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刹二十羅刹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李白墓誌云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度
信賦心則歷陵枯木髮則堆陽亂絲何遜詩秋風木
葉落楊柳傳煖時伏臘斗酒自勞古樂府今日斗酒
別明且溝水頭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
妖魅作愁眉吮乳墮馬髻折腰步趨齒笑以爲妍惑
張泌雜樓記梁冀婦收鴛鴦着爲愁眉王充曰學不
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操行有常賢仕
官無常遇生人德柔開望徒益苦辛而難致幾疑賢
聖之我欺矣列子曰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窮聖而
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抱朴子曰服膺則

孔桂枯皆死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資級梁先生無錢資恬淡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平生心事消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

白居易詩有錢在處榮華嚴經如人數他寶白無半錢分應瓊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單單恒自在無用相呵喝論衡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東坡詩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買詛鴈鳥賦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以恬養智以淡含神莊子曰夫恬淡寂漠虛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賢也俱可憐者百年光景如流川駛過
不論有錢無錢同歸於盡世間錢奴何得傲人皇覽
記天體如車有益日月懸著楚詞白日出之悠悠全
言平生心事略無所展銷落煙沈索然都盡止餘耽
酒狂歌遺爾白晝而又多不可得謝朓詩百年如流
水寸心寧共知張公曰平生先時也

上帝板板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賢聖無奈何道
行不得皆白骨白骨土化鬼入泉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
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醉背眠

詩上帝板板一作版博雅版反也爾雅版版也

三川二
豐儉也李尤九曲歌云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
挽日車雲山集夜壑舟遷捨故日車輪轉趨新莊子
小童答黃帝曰若乘日之車而遊于襄城之野附齊
書庚易曰民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淵淵集
云返照人間怵怵劫劫消魔經云人之生世常知有
歸生死周廻會不休息譬如日出于東亦自西沉古
今帝王聖賢亦皆如是徐積詩曰古來多少無奈何
要須一醉卻消磨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
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

唯命矣夫三洞珠囊云白骨如玉七魄營侍列子精
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歸也朱寢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古者謂死
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孔融與曹操書曰公初嘗
來邦人咸抃舞踴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
按唐初無酒禁乾元二年京師酒資庸宗以糶食方
缺乃禁京城沽酒途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
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斗委州縣錄領醴薄
私釀罪有差江南富民多有犯酒沒家產者語林羊
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慮得味好劉長卿詩初寒

卷背眠

月蝕詩

孫樵曰玉川子以月蝕詩窮通占大衆曆星經曰北
斗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法若星聯
經六日則月蝕月蝕災惑有亂臣在宮非賊而盜月
食大角下者惡忌之月食亢中國有事月蝕房中王
者亂昏大臣專權月蝕于尾貴臣中相刑反南斗中
蝕者日帝惡月后惡月蝕女中天下女功不爲邦憂
忠月蝕危中主殿宮崩陷大臣殺逆天下作月蝕營
室歲饑百姓絕種月蝕東壁大臣憂文者死宋齊月

食昂占口越魏有兵月蝕既盡夫人憂又曰其國貴
人死魏哲月在柳蝕國有大事兵起月蝕臣經貞蝕
胃有兵

東海出明月清光

一作明

照蕊發朱弦初罷彈金兔正奇絕

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時頗奈蝦蟇兒吞我夢桂枝我愛
明鏡潔爾乃猿鬚之爾且無六腑焉得升天無方寸有白
刃無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遺爾小物欺却吐天漢中良
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

孟郊詩東海精爲月梁武帝詩清光流思筵禮記清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名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

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光滿者望也月大十六日
小十五日江總詩金兔猶懸魄月者金之精故玉兔
一名金兔李邕鄭州大雲寺碑浮雲在天蝦蟇蝕月
沈約詩桂宮杳杳落桂枝唐太宗詩魄滿桂枝開輪
窟鏡彩缺月爲圓靈水鏡月之被蝕如鏡象垢然空
洞妙經云身將無翮而飛騰則鳥助羽凡鳥之於飛
者皆有六翮木也日涯天涯天之邊際也文舉謂龍
叔曰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荀子白刃割乎竹
則日不見流矢三道順行經日月縱廣一千九百里
月暈圍七千八百四十里白銀琉璃水精映內一分

六十炎光明照於外杜甫詩萬里共清輝燧真子云
天漢起於東方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
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箭星弁星河鼓星其北道則經
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鄭樵天
漢起汲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
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箭戴弁鳴河鼓
北經龜宿貫箕迨次落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
渭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杼造父騰
蛇精王良附路關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
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膠水位過

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關丘天狗天紀與天覆七星
南畔天河沒大洞玉經注云泉曲之水 downstream 注北節升
爲天河上貫南斗夏小正七月漢案戶漢天河也戶
直戶也言正南北也詩人謂之河漢金漢衝漢星漢
銀漢銀河絳河明河銀灣銀浦又大洞神慧隱書云
清漢滅魔咒云殺漢宋書志韶夏樂歌云萍波澄宿
華漢浮天皆天漢之別稱徐積月蝕詩云月之所蔽
惟須臾須臾蔽去明如初人之所蔽何太甚至於終
身不悟不可除

直鈞吟

管子宙合篇釣入枉而出直注云工人用釣則就枉
取直也文同詩盡知人釣曲獨見君釣直雲山集云
曲釣魚剛直釣無釣今古分明知道世情看假盡成
真

初歲學釣魚自謂魚易得三十持釣竿一魚釣不得人釣
曲我釣直哀哉我釣一作又無食文王既一作沒不復生

直釣之道何時行

楚辭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呂氏春秋太
公釣于茲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
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

莊子文王觀於陂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
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
瓶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于陂丈人庶幾乎
民有瘳矣請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
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陂
丈人而授之政太平御覽太公涓釣於隱溪五十有
六而未嘗得一魚魯連問而觀焉太公涓聽而隱崖
不卽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處所處若背其附

觸蓬若路魯述日釣所本以在魚無魚何釣太公曰
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念蓬萊釣巨海撒岸投綸五百
年矣未嘗得一魚方吾猶一胡耳

魯述符子
作李述

與馬異結交

馬異河南人與盧仝友善東坡志林曰作詩狂怪至

盧仝馬異極矣馬異答結交詩云有鳥自

一本無南
自字

翔日銜一書札達我山之維開絨金玉煥陸離乃是

盧仝結交詩此詩峭絕天邊格力與文星色相射長

河拔作數條絲太華磨成一斧石莫嗟獨笑

一作
無

往還月中芳桂難追攀况直亂邦不平方

貞元十五年
汴州單

亂殺而食之莊子五願有喙三尺後之謂翅陵割谷如等閑與君俛首大歎阻喙

長三尺不得語莊子五願有喙三尺後之謂因君今

日形章句羨獮猴兮著衣裳悲蚯蚓兮安翅羽上天

不識察仰我爲遠天失所將吾劍兮切淤泥大正西

戍西戍獻鏡銜之劍其劍長尺有使昆與今捕老昆

馬也特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知豕犬昨日脫身

甲賤範卯星借與老人蜂河洛五老人化爲龍星上

入于姑今河東釋故承樂北助樹地芸芝尤饒蓋參

天舊有松木與松兮保身世臥居居兮起于于淋漓

潺兮聆瑟瑟一作道在其中可終虛不故舉負堯爲

君燒我荷衣推我身冠看天地如砥平銅刀劍竹不

辭去卑躬君子今明明俛首辭山心慘惻白雲雖好

戀不得看雲且擬直須臾疾風又徑西飛翼爲報單

懷心

一作新

結交死生富貴存後凋我心不畏朱公叔

後漢朱穆字公叔

君意須防劉孝標

梁劉峻字孝標見任彥升諸子流傳

行跡著文莫恤

以膠投漆苦不早就中相去萬里道

河水悠悠山之間無由把袂搥懷抱憶全吟能文一作

文泝臭成蘭蕪不知何處清風夕擬使張華見陸雲

晉書雲字士龍太原末與兄機俱人洛

造及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議

天地日月如等閑虛全四十無往還唯有一片心屏骨喚

巖

一本

撰字半碑兀嶽律刀劍爲鋒錐

一作

平地放著高如

崑崙山天不容地不受日月不敢偷照耀伏羲盡八卦靈

被天心計女媧伏羲妹恣天怒搗鍊五色石引日月之針

五星之稜把天補補了三日不肯歸帶家走向日中放老

鷄月庭戲桂發蝦蟇

一作

天公發怒化龍地比龍此蛇得

死病神農合藥救死命天怪神農黨龍蛇仍神農爲牛頭

令載元氣車不知藥中有毒藥藥殺元氣天不覺爾來天

地不神望日月之光無正定不知元氣元不死忽聞空中

喚馬異馬異若不是祥珞空中敢道不容易昨日全不同

異自異是謂大同而小異今日全自同異不異是謂全不

佳分異不至直當中分動天地自玉瑛裏新出相思心黃
金鏤裏鑄出相思淚忽聞谷中崩崖削谷聲絕勝明珠千
萬斛買得西施而成一雙婢此婢嬌憐殺人疑眉爲虜
蕭翠裙唯解畫眉朱點唇自從獲得君敲金捉玉凌浮雲
却返顧一雙婢子何足云平生結交苦少人憶君眼前如
見君青雲欲開白日沒天眼不見此奇骨一本多此
骨二字縱橫
奇又奇千歲鶴藏枯松枝半折半殘壓山谷盤根蹙節成
蛟螭忽當雷一作霹靂卒風暴雨撼不動欲動不動千變萬
化總是鱗波皮此奇怪物不可欺虛全見馬異文章酌得
馬異心中事風委骨木恰如此是不是奇一字

李成用論交詩我生四十年相識苦草草多爲勢利
交少有歲寒操無往還言無可交之人巉巖高也萃
山危峻硤硤崖也又石轉動貌沈約詩鬱律構丹嶽
郭璞江賦時鬱律其如炯鬱律烟上貌一云雷小聲
全言已之剛腸傲骨如山嶽峻不可攀劍鋒利不可
犯木不輕與世人交洞玄劫期經曰崑崙山處於土
中凡有八十一重亦名八十一天崑崙四而卽名四
天下天王主之上承帝一崑崙者四海之源何以故
四方大海山於山下旋流四面而去淇於淵其淵深
三百三十六萬丈縱廣三萬六千五百里上合天度

崑崙之山高地一萬五千里有地神仙人車道從東北甲地而上西南庚地而出其中徘徊十二匝乃達其頂上凡有三百三十六萬里所以地山之高崑崙爲之最高博雅崑崙虛有三山圓風板桐玄圃共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又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无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无辨按天不容地不受自是一種奇物宜其窮於世而勿用也然崑崙雖高尚有步尺里數可等則猶可收拾在天地內何故棄之南史謝道宗曰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昇河伯河伯不受乾鑿度曰聖

人繫開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物目天一
塊之物目地一炁之靈名混沌氣分萬篇是上聖皇
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濡黃帝曰
親上古聖駢駟玄化勞措爲素以啓三光上乘奇風
兩下流濟河沱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葉生上
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查卦爲象象成設位陸龜象
曰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路史太昊伏羲氏方牙
一曰蒼牙風姓是爲春皇包羲亦號天皇人帝皇雄
氏蒼精之君也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龍身牛首渠肩
連掖山準日角齋目珠術駸蒼翥龍唇龍齒長九

凡有一寸望之廣視之專繼天出震息明睿智靈永
據而王以立治紀而萬世常用之雜併文敘爲百王
典以其載德自本木實麗東道不可尚同乎元氣是
解太昊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因號伏羲方
是時也天出文章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
地近參乎身遠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以逆陰陽之
微以順性命之理成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民
事則陰陽未闕之事始明焉微顯罔幽章往察來於
是中六畫作十言以明陰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干
以洗心退藏於密管子輕重云伏羲造六畫以迎陰

陽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十言
乾坤艮巽坎離震兌消息也消退而息進謂天地萬
物之間無非易非可以文字見直在消息中參觀象
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
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八卦而小成因而重之
以盡生生之理而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八
卦小成卽八卦自重者是造六畫矣因而重之則六
十四矣楊雄以爲文王六十四非也原始反終神明
幽贊兮是神菁菁也靈龜出洛乃窮天地之顯極天
下之動以龜爲策以蓍爲筮獻南占之一十八變而

成卦以所天下之吉凶山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
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于易者徐論云子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夫八
卦成列斯小成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則六十四矣
小成者八卦自重者是途六畫者伏幾而六十有
四者亦伏幾也故世紀云炎帝究八八之體爲六十
四夫卦不六十四不可以筮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
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伏幾之易也而曰八卦相錯
蓋一貞一悔必相錯而後見故則安云八卦可以概
吉凶知善惡矣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則輔嗣之言

爲得其本然而洛誦之流俱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
之說而釋之也且昔聞之傳說之初類衣而質者於
巖既夢乘雲遠日而行於是筮之得利建侯是則前
有滌矣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
世改漁之雜謂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與爻易之嗛
嗛此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斷可議矣若古聖人立
創一事則必周旋反覆極其至而後已固非若後世
苟且取遺稍可行而遂止者伏羲之時八卦自重亦
自詳於施用特未見之文字至連山與歸藏反易上
下則爻象已大備而世弗深究降及文王拘囚羑里

用以卜筮加直隸辭更改衍數以立大衍之策使之
可行而後文辭始詳遂名之以周易其所詳定固非
爲六十四實大衍之說也雖然衍數之立亦其本有
文王者致其法爾七百六十八卦三千八百四十之
變而後二百五十有六其本然也此曆法之所以歷
代不能改也後世耶那玄謂文王易八卦之方而次
六十四卦其可知矣庖氏建治於宛墟今宋國陳留
縣有八卦臺運籌圖日月神廟記帛章冠服天一太
一冊在一本女媧本是伏羲婦風俗通曰女媧伏羲
妹神咒經云道言後世有三千道士海中來鳳凰百

前宮宮在西城北山中伏羲之弟姑處也伏羲本居
仇池山上亦在西域牛山女媧山亦是古之聖人住
處在詳川周時有三葛仙人居此山上路史女皇氏
她媧雲姓一日女希蚺身牛首宜髮太吳氏之女弟
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景亡讎少佐太吳禱於神祇
而爲女媧正姓氏賤昏因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
日神媒太吳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
下壞天網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女皇氏役
其神力以與其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
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她媧氏乃立號曰女

皇氏治於中皇山之原所謂女媧山也上際九天下
昇黃墟合元梭中閉陰布網而下服虔於是乘雷車
鞠六蜚以御天乃設雲輅而致神明道標萬物神化
七十春秋世譜華佗生男子爲伏羲女子爲女媧故
世言女媧伏羲之妹獨異志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
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爲
夫妻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崙山咒曰天若遣
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媾卽合若不使媾散於是媾
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其面今時取
婦執扇象其事也風俗通云俗說天地初開闢未有

人民女媧搏黃土為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紆泥
 中舉以為人故富貴賢智者黃土人也貧賤凡庸者
 引繩人也錄異記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
 搏土為人民之所乃古跡在焉列子天地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缺所燬之足
 以立四極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
 覆地不用載火熅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
 頽民為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斷旡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
 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潤冀州平狡蟲死頽民生江

淹逐古篇女媧鍊石補蒼天兮李泌詩補天餘彩石
論衡曰女媧能以石補天天審是玉石耶度人經云
金石堅剛漸成碧則易內篇云福萬民壽九州莫大
乎真氣鍊五石立四極莫大乎神明而麻姑仙人紫
壇歌云女媧鍊得五方氣變化成彤補天地三十六
變世應知七十二化處其位王逸楚詞注亦謂一日
七十化其體則特言軀中之事爾地震母經云媧皇
女帝生黑水西華有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闕空
天今見積元氣石穴以六沉砂斷足有日精火具有
乾六龍森有險阻鉤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沮泄

媧皇用陰陽鉤治之也法苑珠林如有一人在須彌
山上以鐵縷下之一人在下持針迎之日月針五星
縷所未詳雲笈七籤曰月中有蟲兔蝦蟆月中有蟲
三足鳥梅聖俞詩老鴉居處已自穩三足鼎峙何垂
慵洞淵集曰爲洞陽之宮自然化生空青翠玉之林
日之精炁化生金鳥棲其林月爲廣寒洞陰之宮自
然化生青華紫桂之林亦曰絳林內音經云月兔中
有青桂曰杵四時不變天者清虛無朕天公者主持
元氣之帝也宋書云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化一本
作司管子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之謂周郡射禮疏蛇

龍君子之類也鄭康成云天者卽龍蛇見者非常故
謂天反猶異也陰符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言陰陽
改變去故就新女媧氏沒神農氏興也麻通紀云炎
帝神農氏姓伊者名軌一曰石年是爲後帝皇君炎
精之君也悼澆泊閔愆恣是問于大乙小子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
氣使然邪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稽太始說
玉册磨雲鞭凌察色解管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
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養其性
命而治病一日之間而七十毒極合氣也病正四百

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乃立方書
命儲貸季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詭告以利天下而
人得以藉其生述異記太原神益岡有神農嘗藥鼎
又咸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一曰神農原一名藥草
山山中有紫陽觀云帝于此辨藥其苑隨縣永陽有
山壁立于仞巖上有石室古名爲神農窟窟前有百
藥叢茂莫不畢備楊炯渾天賦日月載於元氣列子
庖穀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孝經鉤命決曰天地
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謂

之五運註云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如萌謂之太
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
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靈寶經曰元氣萬
物之宗爲瑞爲寶非如陰陽交爭之氣生合離殺長
有虧殘而無常也歷年記元氣蒙鴻萌芽茲始遂分
天地肇立乾坤啓陰感陽分布元氣乃孕中和是爲
人也藥殺元氣者所謂日暴一數七日而混沌死蓋
自庖犧以來至於神農則元氣發洩盡矣乃生奇特
之人日月無正定者謂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元包
經日月之虧宿不合也日之蝕辰不乘也呂覽曰其

日有闕蝕有倍備有彗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
並出有晝盲有昏見其日有薄蝕有暉珥有偃盲有
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
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災惑有彗星有天
棊有天機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闕星有
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
水之波有若山之杵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
蓋馬異乃元氣所鍾之人爲世祥瑞我聞空中一喚
而知之豈易得哉落句奇橫極矣下將已與異名字
分令疏之兩人身分自見易睽象曰上火下澤君子

以同而異。鳥冠子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莊子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梁武帝詩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退之寄全詩云往年弄筆叨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是也。雲山集云白玉石中出黃金鑛鍊成東坡詩誰能相思琢白玉釋貫休詩我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嶺表錄異梁氏女有容觀石季倫爲父陞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卽綠珠也。朝野僉載喬知之有婢碧玉武承嗣借而不還知之作綠珠怨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魏策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

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鏡機子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抱朴子
南威青琴效治之極而必俟威備以增麗墨子西施
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
種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
備以羅設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
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玉臺新詠宋子侯有
董嬌饒詩杜詩佳人屢出董嬌饒嬌姿也饒肥好貌
李賀惜公云嬌饒粉白紅徐文長解云必是美人情
公者猶亂我心曲也今方言可愛者反曰可憎太白

與段七娘詩云一而紅粧惱殺人西京雜記卓文君
姣好肌膚柔滑如脂毛詩云膚如凝脂釋名裙裏衣
也古服裙不於外皆有衣籠裙翠鳥名有赤曰鶻純
詩曰翠羽甘詩宮前葉落鴛鴦瓦架上應生翡翠裙
戎昱詩寶釧香娥翡翠裙張敞傳敞治京兆爲婦畫
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畫江淹賦紅唇寫朱真眉學
月自從獲得君俯視世人靡曼塗脂點屣特婢子
耳不足返顧矣當時溫李之流過于麗麗或垂大雅
皆今所鄙也管子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庾信詩但使
相知厚當能來結文起云四十無往還此云平生結

交苦少人言我目中無可交者君乃其人矣京房易
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
見葛洪方替便有養生之志日仰青雲視白日不爲
遠矣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日白日清明青雲追亮昔
聞巢許今視臺尚薛據詩日日原上漫大寶橫樞云
何天眼能見一切色相光明而無所著雜摩詰經有
世尊真天眼常在三昧吳均詩奇心復奇骨桓溫傳
溫嘗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也山谷詩肯向時危擇
奇骨松百木長也李白詩銷落千丈松虬龍盡古根
虞翻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抱朴子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
有聚窟狀如龍形說文蛟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
蝮廣雅曰無角者螭龍也相如賦蛟龍赤螭文穎曰
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
形師古曰許慎云禹山神獸也字則單作禹形若螭
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
子辟靈炭霆轉雷也羽佩賦辟靈列缺吐火施鞭卒
風迅風說文濕疾雨也譌作暴爾雅注曰今江東人
呼夏月暴雨爲凍雨白居易詩鱗皴皮似松僧無可
詩枝幹怪鱗皴仙衆集云海變松枯在全蓋以萬歲

枯松比馬異爲人又從馬異文章酌見馬異心事是
真知己非而朋也風姿言人之風采骨木猶言骨幹
心中一作胸中

感古四首

天生聖明君必資忠賢臣舜禹湯股肱共佐堯爲君四載
成地理七政齊天文階下莢莢生琴上南風薰翰蕀夏殷
周時復猶一人秦漢事讒巧魏晉忘機釣猜忌相剪滅通
來迷恩親以愚保其身不覺身沉淪以智聖其國恩爲國
之賊苟圖容一身萬事良可惜萬乘君聰明受沈惑
忠良伏草莽無山施羽翼日月異又蝕天地晦如墨既充

而後求異哉龍之德

首言天生聖君必資賢臣下遂歷敘君臣得失之事
虞書臣作朕股肱耳目三墳曰臣象股肱以佐身也
路史四載篇曰淮南子云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舟車
楫肆窮處固有所宜也許氏以爲水宜舟陸宜車沙
地宜肆泥地宜楫草野宜竊虞書言四載孔安國謂
水舟陸車泥楫山櫟而夏本紀乃言泥乘橈山乘櫟
橈尸子作橈集韻同爲祖芮切舊亦音橈而櫟乃音
鞠故河渠書溝洫志皆云泥距橈書言山即橋而志
言山即橋諸儒皆以櫟爲丘通切此以意言之音橈

爲菴爾按許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
保澤乘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楛行險以楸行山
乘保行沙乘帆楸與楸同力是切制與楸同數輪
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楸非楸也字宜音楸險所乘
者書志作楸特省文借字代弗察耳楸與楸同蓋卽
楸也當讀如濟深蓋亦諸儒意會而音爲楸其作楸
者殆仿之轉然禮記直收楸於平聲云丘妖切字一
作楸則又合楸楸爲一矣楸韻作楸而以楸同之楸
暴固衆食之具爾如淳云楸以板置泥上通行楸以
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字亦作

樹二物蓋皆車類竊評其制梃當如蕞公莢馬之法而輶則軼之制爾周禮軍旅會同鄉師治其輶輦輦人輶車駕輶上爲藩藩營軼之以載任器然說文以輶爲大車駕馬則又非由乘者矣按禮士載柩以軼軸大夫以上以輶軼狀如長牀穿棧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輶車庫下而寬廣自前侯上有四剛卽其制也孟服謂木枕形如其擴行泥上徐廣以橋爲直棧車一作輦而應謂楫或作楫人所引者如說非矣夫曰載曰乘則不應爲楫輿板矣楫輿標撥是爲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載內然在文中子又言涉用楫

歸于說文爲乃鳥反茲又異矣容齋三筆云尚書以
齊七政孔安國本註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
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口第二主月第三日
命火爲熒惑也第四曰熒土謂鎮星也第五曰伐水
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剋金謂太
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
爲七政者謂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
人道正而萬物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
度人經集註云日月五星天文七政也田俶子寬爲
天子奠莢生庭爲帝成曆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

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望日落一莢月小則餘一
莢王者以是占曆名曰莢莢餘論云舜命九官則無
所川其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
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南
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云南風之詩生長之
音也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拊琴而歌曰南風
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豈
自然熙熙兮吾道全歌訖鼓琴爲南風詠遁甲開山
圖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嫫氏十九代孫大禹
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

理天下洪水盛人民墊溺大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
山泉女狄慕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
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知其功如
古大禹乃賜號禹吳越春秋注蜀石泉縣有禹廟相
傳禹六月六日生輪轉夏殷周者言皋益佐夏伊萊
佐殷且爽佐周亦猶舜禹之共佐堯爲君有君有臣
此其盛也降是則不能矣史記秦始小國僻遠諸夏
賓之此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
不如魯衛之甚矣者蓋秦之興本於六國之亂六國
以篡弒而爭戰功故秦得以戎俗而并中國漢高起

于布衣遠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于
逐鹿幸捷而得之非若虞夏之興積善累功德洽百
姓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故秦取天下以暴漢取天下
以巧特天之祇亂而急予之初不關李斯蕭何輩能
佐秦漢也說文發謂之機弩弓也商書曰若虞機張
住省括于度則釋三十斤曰鈞又陶家以轉者爲鈞
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機鈞帝王取世之大
權若不之篡漢司馬昭之代魏機鈞俱忘大亂之道
也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
人伏氏宗族兄弟死者百餘人後六年而丕篡漢後

四十一年而有高貴鄉公之禍又六年而魏亡當時
南郡之變賈充使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與昔日
操令郝德華散勒兵入宮牽伏后出壁時無異也此
尚有君臣分乎且魏氏五傳丕差長世然味于人倫
有奪肉之行操賊方死不遺借竊納帝二女歸喪設
樂非子也始悅袁熙妻甄氏聘以爲妃又寵郭貴嬪
甫受祿卽殺甄氏非夫也更取操舊日侍者悉置宮
中墻茨不除聚麀爲樂及丕篤疾母下臨問之見左
右皆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
忘爾嗟乎操臨死顧銅雀諸妓茫然不能釋豈知尸

肉未寒已爲其子之私人哉司馬懿有復顧和魏武
欲驗之名使前令反顧而正向後而身不動操又夢
三馬同食一槽心惡之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
也必預汝家事時丕與懿等操稍安之及平公孫誅
曹爽遂大行殺戮已竟遷魏鼎明帝時嘗問王導前
世所以得天下者導爲歷陳懿創業之始誅夷名族
寵樹同己及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亟以面覆來曰若
如公言晉祚安得長久迹其稍息蓋有符於復顧也
齊熙朋曰古者以愚全身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可憐甚乘君聰明受沉惑如漢

獻亦聰明之主初董卓迎少帝於北芒與之語語不可了更與帝語問禍亂由起答之自初至終無遺時帝年纔九歲天資之美已露一班及李郭之亂乘輿播遷郭汜欲帝幸高陵帝不可曰宗社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歸日夜以冀乃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侍中近臣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耶卽斯二事以論雖顛沛間語言固足聳聽使居冲質之代得賢臣以輔之不失爲守成令辟而天篤喪亂賊臣接

匪董卓贊旋於前俄汜震業於中而曹操巨奸復起
而乘之及劫駕還許營嬰兒離父母之宮入悍僕之
室語言飲食惟所挾持即欲歸見宗族登丘墓不能
自歸他何爲哉操數戰勝進爵自王立魏宗廟社稷
儼若已有天下而帝反顛沛託國焉董承與劉備謀
討於東遷之後金祿耿紀等舉義於統后之時俱不
得免而操益放恣所謂忠良伏草莽無因施羽翼是
也梁黑色商子殷射墨墨以亡管子政令不善墨黑
若夜易上九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若堯禪舜舜禪

禹伊尹復政厥辟皆知處亢者也彼魏晉之謀禪則
與時偕極是爲不知止異乎龍之德矣

人生何所貴所貴有終始昨日盈尺璧今日盡取素蒼蠅
點垂棘巧舌成錦綺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仲尼魯司
寇出走爲羣婢假如屈原醜其奈一國醉一國醉嗷號一作
號一人行清高便欲激頰波此事真徒勞上山遠猛虎入
海運巨龍王者苟不死腹下魚鱗刀東海波連天三度成
桑田高岸高於屋斯須變谿谷天地猶尚然人情難久全
夜半白刃讎旦來金石堅蕭綬旣解拆陳印亦素捐竭節
遇刀割輸忠遭禍輒不予食之朕信予食之穿明鏡不自

照膏潤徒自煎抱劍長太息淚並秋風前

說文璧瑞玉圓也白虎通璧者外則象天內方象地
魏都賦明漆練寸尺璧有盈白枯聖人不貴盈尺之
璧取玉玷也兼忘也今日一作今朝飽煎詩玷自信
若蠅蠅冀能敗物雖玉不免若蠅以譬小人垂棘以
比君子爲小人所玷汚也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
爲名毛詩巧言如簧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荆兼
詩巧舌如簧且莫藹藹愈同宿聯句云直辭一以爲
巧舌千皆於宋世家箕子紉親戚也馬融王肅謂紉
諸父服虔杜預謂紉諸兄王子比于紉之親戚也史

龜英傳紂有朕臣名左強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
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筋而獎聖人制其心壯
士斬其所箕子恐死被髮佯在焦氏易林淵淵龍憂
箕子爲奴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
秣馬金闕之歌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日上
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
用則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切紂囚而殺之韓
非子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靡准南子紂殺王子比
干而骨肉怨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散髮佯狂以免
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孔子世

哀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
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
者少正卯與罔罔政三月厲羔豚者弗飾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已者不求有司皆
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
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俎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遂乎於是遂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馴道魯君
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

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息於政事子
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
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
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屯而師已送曰夫
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可夫政曰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彼婦之語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雜以卒歲師已
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也夫楊子法言愛日而去何也曰
由羣婢之故也楚辭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此非三閭大

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洗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毛詩有既醉止載號載呶水經註頽波激石散若雨灑孟浩然詩文章推後輩風雅激顏波山逢虎海遇鼉言涉險也遇險而不死有備故也說苑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以爲不祥晏嬰曰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知而不用二用而不任三蛇虎不與焉列仙傳巨鼉戴蓬萊而抃滄海之中玄中記卽巨

龜也南史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搗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季奴所射合藥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季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帝收藥而反繁露云刀之懸在腰右白虎之象也劍則在腰左青龍之象也後漢輿服志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扇隱室華諸侯王黃金錯環執半鮫墨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黃室虎文其將

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爲劍口之飾通俗文曰刀鋒曰
劍鄭玄詩箋曰容刀有飾魚鱗刀佩刀削上飾魚鱗
也鮫海魚狀似鼈而無足背文龜錯皮間有珠可以
飾刀神仙傳桓帝時麻姑與王方平降蔡經家麻姑
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
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東海行復揚塵耳陶弘景賦清河渤海三成桑
田江淹遂古篇蓬萊之水淺於前兮東海之波爲桑
田兮山崩已淪寧幾于兮石生土長必積年兮毛詩
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韓愈詩眼看朝市爲陵谷始信

昆明有劫灰戀言人情變幻莫測如桑田岸谷之遷
改謝承漢書切母班與王匡書曰夫婚姻者禍福之
幾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管鮑照詩失意杯酒
間白刃起相讎旦夜易感而是心非惡怨而友人者
世間固不乏矣漢書蕭育字次君爲人嚴猛尚威居
官數免稀逸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
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
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
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
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

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于咸亨遂至
丞相有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范曄後
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
陳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李白詩張陳竟火滅蕭朱
亦是離潛夫論陳餘張耳老相吞滅而無感痛張耳
陳餘皆大梁人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
交李良兵襲邯鄲殺武臣張耳陳餘乃求得趙歇立
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
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
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

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
屬河饑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
耳數使人名餘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張耳怨
餘使張曆陳澤往議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
與耳且葬死而公擁兵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
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
徒盡亡軍吾死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
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後項羽引兵渡河破
章邯軍虜王離於是趙王欲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
見責讓餘問張曆陳澤所在餘曰曆以必死責臣臣

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爲殺之數聞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位以臣重去將截道
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耳乃佩其印收
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起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
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有隙後張耳與
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所謂劔頭交竟若
此乎容齋隨筆云張耳陳餘少時爲劔頭交其後爭
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
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閉門廷劉備坐
失益州覆轍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

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于歡手紹寤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立德長者而忍爲此耶韓非子曰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野客叢書曰盧仝詩不予衾之嘆信予衾之穿衾大被也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寢安知被無邊明鏡一作鏡明妙林經月鏡照衆色像不自言我能明照吳志明鏡所以照形莊子膏火自煎也音義云舟起火返自消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吳均詩抱劍事邊陲

古人

一作不

不患寡所患患不均單膠投長河三軍盡沉淪

今人異古人結託唯親賓毀圻雜鶴巢不行爲鳩仁鄙俗

一作

不識分有心占陽春鸞鶴日已疎燕雀日已親小物

無大志安測栖松筠恩眷多棄故物情尚逐新瓦礫暫拂

拭光掩連城珍唇吻恣談鏤黃金成

一作

灰塵藉燕北遊

趙張祿西入秦旣變媿叔節仍抗華陽君萬世金石交一

例如浮雲肯附且不顧何況長髯父

論語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

爲用者少張華出征歌單膠豈有味挾纊感至仁梁

元帝詩單膠結狂將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單膠者

投於河令將士迎流飲之饗膠不能味一河水三軍
爲之死以滋味之及已也張協七命葦膠投川可使
三軍告捷結託唯親賓者戰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
奪然所招者適足以濁亂天下挽滄諸侯從橫談錄
異行而隗正者也鶴乾鶴也常以小寒日始巢開戶
嚮天一而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
枝一云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鳩粘鞠一名布
穀不自爲巢常居鵲之成巢共哺子朝從上而下暮
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晉書劉暉傳慈父之于子也

常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然而立臣也引言鳩鳩之
仁但居鳩成巢而已今取國傾危士勢位相軋不偈
攘共居而有之且拆巢毀子靡所不爲骨肉兄弟選
爲讐敵禽經鸞瑞鳥羽族之君長也如生類鳳久則
五彩變易禰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
繼繼然也鶴以聲交影接而懷那仙禽也夜半則鳴
鳴則聲聞於天百歲純白千年而蒼二千年而玄燕
雀小鳥楚辭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
兮管于道行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松筠爲鶴
所栖抱朴子曰千歲之鶴能登木其未千歲者終不

集木白帖曰千歲之鶴棲於偃蓋松九懷瓦礫進寶
兮捐棄隨和傳咸申懷賦厠瓦礫於瓊瑛沈約詩爭
見拂拭生光儀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
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魏畧曰和
氏之璧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釋名唇綠也
口之綠也吻免也人之則碎出則免也又取枚也漱
唾所出恒加枚拭因以爲名也蒼頡篇吻唇兩邊也
字林曰吻口邊廣絕交論雌黃出其唇吻鄒陽書衆
口鑠金總言唇吻能消金石也陶潛詩詩書復何罪
一朝成灰塵蕪秦東周推陽人嘗師事鬼谷先生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媵竊皆笑之曰別人治產
實力工商逐十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亦
宜乎秦怒而自傷乃閉戶不出出其書編觀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揣摩成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
矣因說周顯王王弗信西入秦秦時方誅商鞅勿用
乃東之趙弗說於奉陽君之燕燕文侯說之請以國
從會趙奉陽君死乃復說趙併說韓魏齊楚於是六
國從合併力拒秦燕秦爲從約長併相六國北報趙
行遊雒陽車騎輻重擬於王者周顯王懼除道使人
郊勞時秦之昆弟妻媵俱劓目不敢仰視俯伏待取

食秦乃笑謂其嫂曰何前俯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之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嘗貸百錢爲資及是百金償之因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前自言秦曰我非忘子子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當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尋報之淮南子蘧秦以百誕成一誠又曰蘧秦匹夫徒步之人也租蹄贏蓋經營萬

乘之主服諸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故蘧秦知
權謀而不知禍福范雎字叔家貧事魏中大夫須賈
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雎從齊襄王問雎曰辯賜雎
金十斤及牛酒須賈疑之意雎必告魏陰事及歸以
語相魏齊齊大怒令笞擊雎折肋摺齒雎得死卽卷
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令更溺雎雎從簣中微謂
守者曰公能出我必厚謝守者乃請出簣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於是雎得出齊毋悔復求之則雎已亡
匿鄭安平家更姓名曰張祿輒因秦使王稽與俱入
秦秦昭王與語大悅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

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范雎
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
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
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捫國之謂王能利害
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
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舉所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昭王大懼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
乃拜范雎爲相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

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當是時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焦氏筆乘云范雎傳雖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相齊悅張祿先生之救秦之黃金百斤文緘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因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問謀因不遇矣孟嘗君曰收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雖入

秦而蹟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雖目其名以誑鄰國邪漢齊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今爲漢王所禽矣沈約曰婉嬖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阮嗣宗曰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宋書人非金石何能支久一餉猶言食頃也韓愈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淮南子骨肉相愛護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速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肩撫曰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

君莫以富貴輕忽他年少聽我誓話會稽朱太守正受凍
餓時索得人家貴做婦讀書史未問身負薪辛苦歷生
肘謂言琴與瑟精練結長久不分殺人羽翮成臨臨冲天
婦嫌醜缺七其奈一朝太守振羽儀鄉關遠行衣錦衣哀
哉舊婦何若日新婦隨行向天哭寸心金石徒爾爲杯水
庭沙空自覆乃知愚婦人妬忌陰毒心唯救眼底事不思
日月深等閑取羞死豈如甘布衾

李詩宜父猶能長後生丈夫未可輕年少殺人羽翮
殺回鍛淮南子乘鳥鍛羽顏延年詩鸞翻有時鍛鍛
鳥羽病臨臨大貌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發

乃冲天杜摯詩買臣老負薪妻飯呼不遑漢書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嘗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嘯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能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本將重車至長安詣關上將書久不報待詔公車費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句

之會也子殿助費幸薦買臣名見說春秋言楚辭帝
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殿助俱待中後買臣坐
事免久之名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
越王毋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
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
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
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初買臣免待詔嘗從會稽
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
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羸飲不視買臣

買臣入家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殺守邸怪
之前引其殺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
計條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
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開太守
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
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
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
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孔子手足胼胝淮南子包胥會蕩取胝易林胝胼爲疾胝皮肉生繭不仁也肘臂節也後漢宋弘傳持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顏林曰太公少昏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傳改圖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凡往不遇乃釣於淇泉西伯出獵戴歸以師事之武王平商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

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
曰若言糶更合覆水定難收婦遂抱恨而死今有馬
母塚後漢記馬武曰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廣弘明集
周王明廣云馬母叛妾自招覆水之逝眼底目下也
王建詩眼底貧家計多時總莫嫌漢書叙傳曰平津
斤斤布衾疎食皇甫謐釋勸曰黔婁定謚於布衾後
漢羊續傳續爲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續妻與子私
俱往郡合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私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祇禰而已

雜典

真誥曰富貴淫靡是破骨之斧鋸殺罪之舟車今人
血氣未定見人富貴心竊羨慕百計營謀以思得富
不知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將烏盡弓藏人惡其
上抑器盈必槩陰害貽禍自古居高官肆爵功成而
身誅家破者何可勝數南史劉穆之謂所親曰貧賤
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白衣不可
得矣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伍員流
于江莫弘死于蜀利害相摩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
言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夫惟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蚋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則可無所縣其罪乎

意智未成百不解見人富貴亦心愛等閑對酒呼三隸屠
羊殺牛皆自在放心爲樂笙歌攢壯氣激作風霜寒厨中
玉饌盈金盤方丈厭見嫌不餐穰鷹躍馬實快性辱腐肯
編空憤慨豈期禍極翻成禍禍成身誅家亦破昨朝惆悵
不如君今日悲君不如我否泰交加無定主蠟學風雲散
翎羽綠酒清琴好養生出將入相無心取三五圖書舊揣
摩五千道德新規矩

羣輔錄大鴻臚韋孟達上黨太守公孫伯達河陽長
魏仲達右扶風平陵人同特齊名世號三達黃山谷

贈張仲謀云遙知故人一木隔下馬索酒呼三邊注
引全詩等閑對酒呼三邊則邊字當作邊字高士傳
屠羊說楚人隱于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國
欲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屠
羊臣之得祿厚矣何賞之有願長反屠羊之肆爾並
卓傳卓少好俠管游窟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
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宴樂
漢書馮唐傳臣聞魏尚爲雲中守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儀禮笙入堂下啓南北而立樂
南陔白華華黍註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

吹也笙歌擅言妓樂之盛風霜寒峭聲勢之赫左思
云鼓其區宇則弁鬪兼弱於其宴居則珠服玉饌架
簡文書玉饌羅前黃金在握昭明七契金盤薦笑藉
之珍而史劉穆之性吝藜食必方丈曹瞞傳太祖少
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新唐書柳澤傳馳騁吹獵令
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
藪澤李斯傳羸糧躍馬唯恐後時宋書竟陵王誕傳
尋驅躍馬務是吹游東方朔客難辱席齒落服膺而
不失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夫毬得車沉淵得珠豈
若夫子徒令唇舌腐爛首足沾濡哉荀子無德而祿

人以為禍不知朱救赤族也有才未偶人以為禍不知先發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也習鑿齒書云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乾坤禪而為否泰否泰者分聚之樞要也六書故翎羽之長者策女鳥三翅者飛行上下邵氏云上一翅為鳥首翎陶潛詩綠酒開芳顏江淹詩中夕弄清琴沈炯詩為我彈清琴琴鳴傷我謀女子下德篇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大洞玉經云養形三五中三五中河圖縱橫三五之數也史記老子西

遊至兩谷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
是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旨共五千言而去三教論曰
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謂尹談神仙中經曰老子
度關時爲尹喜著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書也
能行此道知元氣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
耳九辯何時俗之工巧今滅規矩而收鑿磨書玄宗
崇道教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并立玄學置博士助教
一員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中子謂之四子學
每年准明經例考試封演見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
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選舉志道德經注

成詒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而考試老子杜詩云道德付今王

酬徐公以新文見招

徐希仁招玉川子誦新文詩云清氣宿我心結爲清冷音一夜吟不足君來相和吟

昨夜霜月明果有清音生便欲走相和愁聞寒玉聲

左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太一元精品云玉女憂鳴庚清音自家峯梁王陳詩趙瑟含清音七陳同音者相和宋書志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寒玉竹別名雍陶韋處士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

溪烟劉兼詩聲敲寒玉乍搗風白居易詩歌清叩寒
玉李賀江南弄云吳飲越吟未終曲江上團團帖寒
玉徐文長云月出也

門銘

銘一作箴文苑英華載羅袞栢門二銘序云念時人
歎於自脩率違善反禍或侈滿不能長嗣因亦銘諸
栢銘諸門以勸栢銘云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
身焉胡不如是與仝作大同小異其門銘云金柜玉
鏡何足半止盈脩德後必高

貪殘姦酌狡佞許復身之八殺背惠特已狎不肯如賢才

能一命之四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
不見余心思其人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續博物志黃石公丹書身之入殺食殘姦刑殺皆許
悞命之四孽背惠恃已狎不肖如賢能全意不交八
殺四孽之人則出門有功无咎矣

孟夫子生生亭賦

唐詩紀事李邕薦郊於張建封云茲有昌平孟郊正
士也伏聞執事蒞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
燕鳩園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齊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處

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
三百首杳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
食芥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
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
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
已矣知其賢而不能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
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譏人之所問
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任用
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譏人之所問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韋莊奏請追贈十餘人其一孟郊字東野尚古風
詩與李觀韓退之爲友貞元十二年及第在徐州張
建封幕卒私謚曰貞樸先生舊唐書孟郊者少隱於
嵩山稱處士李邕分司洛中與之遊薦于留守鄭餘
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
常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於文酒之間元和九年
三月鄭餘慶鎮興元又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餘慶
給錢數萬葬送贈給其妻子者累年公詩長於五言
至如聯句諸作與韓公角奇爭衡不肯相下可謂雄
矣生生亭公客汴時所建也公詩云灘閣不妨語路

頂仍置亭折在峭嶮頂開窓納遠青透青新畫出三
十六扇屏景景立平地穰穰浮高爽一日數開屏仙
閃目不停徒誇遠方岫若中峰靈板愈千餘丈浩
言承堪銘浩言無愧同愧同忍醜醒致之未有力力
在君子聽

玉川子沿孟冬之寒流兮輟楫上登生生亭夫子何之兮
而逐雲沒兮南行百川注海而心不爲兮落日千里凝寒
精予日衰期人生之世斯已矣爰爲今日猶猶岐路之心
生悲夫南國風濤魚龍奮伏予小子隨朴必不能濟夫子
飲嗟自慙承夫子而不失予兮傳古道甚分明予且廣孤

自遊賈

一作賈

於天壤兮庶得外盡萬物變化之幽情然後

慙愧而來歸兮大息吾躬于夫子之亭

東野寒溪詩云洛陽岸邊道孟氏莊前溪亭在溪之上故玉川沿寒溪輟榭上登亭也據說文所以蓬船也輟止也一本作輟棹逐一作逐東野有夢澤行旅次湘沅懷靈均遊彭澤連州吟諸詩南行楚遊也宋書志云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於注海口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燠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文子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淮南子百川異

源而肯歸於海毛詩我心寫兮寫有憂者思散寫也
寒精冷光也鷓冠子曰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
期有事而有約約決而時生時立而物生予曰彘期
則氣不一時已無物不生矣檀弓君子蓋猶猶爾猶
循疾舒之中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
多方喪身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奚亡之曰岐路之
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感然變容
不言者移時而因風濤魚龍畜伏言南行之險阻胡

佛詩南園秋風晚魚龍潛噴雨愁思也朴陋也不直
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壹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晉
者淺也陶隱居與武帝書曰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職
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志五欲實可愧耻孟浩
然詩我來限於役未暇息微躬楚策汗明見春申君
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悅之汗明欲復
談春申君曰侯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注云異於小
休

三川子詩集卷四 終